

如果有哪一所大学在短短60年不到的时间里,凭借非凡的创新精神,不断超越自我,脱颖而出,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颗闪耀的明星,那一定非中国科大莫属了。

在这座群英荟萃的校园里,有志存高远的莘莘学子,每当夜晚来临时,他们都在图书馆或自习室里孜孜不倦地埋头学习,或阅读,或思索,或推导科学前辈呕心沥血得出的如史诗般优美的定理,努力学习完善着自己追求的领域里尚待书写的那一片空白;又或者是在兴趣小组精彩地辩论,为着一

个尚未求解的谜团,大胆而细致地提出自己的猜想,然后试着去证明,甚至还可以想象到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精辟理论,这些都会是大学生生活中最美的点缀。科学,需要大胆猜想,小心求证,而在科大,这些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。正是这样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踏实的学风,造就了中科大无数学界泰斗的神话与传奇。

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之上,最不缺乏的就是德才兼备的名师。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

也。”一部校史,娓娓道来的是科大过去的荣光。在这历史中,我看出了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顶尖之上的雄才,院士、学者、教授齐聚于此,培育科技英才。中科大的学子,有幸与诸多科技领域的尖端人才接触,聆听他们的教诲。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抑或是思想卓越的教坛新秀,都向我们展示他们胸中之丘壑,带领着我们冲击哥德巴赫猜想,领略相对论的奥秘,带领我们在他们自身所研究的领域遨游,激发起我们对知识海洋的无穷遐想。教授们口中简洁精妙的

语言,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会和理解。除了对科学家的敬佩和赞美之外,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对科研的严谨和对教学的热忱,以及传道授业解惑的耐心和教书育人的责任。师从名师而名师出,“红专并进,理实交融”的校训会指引着我们成为专业中未来的精英,成为社会各界的脊梁。

于清晨微光中听喜鹊轻鸣,在也西湖边观湖光掠影,在樱花大道下赏各色芳华,在群芳亭中品缤纷秋色,在孺子牛旁参悟人生哲理。玉泉路上有我们青春飞

扬的自在,郭沫若广场上有我们仰望星空的浪漫。校史馆里有我们赞叹感慨的回响,天使路上有我们走过跑过的影子。一年四季的风光散漫而过,见证了我们的忙碌,我们的充实。校园里的古树记载着年复一年的故事,密密麻麻的年轮里,刻着的是中科大每一天从不重复的光阴,是“创寰宇学府,育天下英才”的梦想,是每一届学生的由新奇陌生到留恋怀想。

这里的每一刻都是值得期待的美好,是无限风华的传承与纪念。

雪爱 (外一首)

□ 赵敏

一片一片地
轻轻覆盖,愿雪花的柔情
能让小溪忘了流淌
愿所有的清澈
都留在故乡
母亲煮饭,姐妹洗头发
远方的梦里,麦苗青青
油菜开花
遍地跑着牛羊

听雪开花

她,再也
爬不上那座山岗了
捡柴
是她,老得没有脚力吗
还是雪太大,看不清哪里平坦
哪里有悬崖
只好呆在老屋里,她
用儿女的担心
烧起一堆火,静静地
听雪开花

梧桐上有运动规律可循吗?

□ 范洪义

黄昏时分,走出东区图书馆,就在台阶上站立的当儿,空中传来一阵聒噪声,几群飞行着的庞大麻雀编队映入了眼帘,使我一下子瞠目结舌。他们在草坪上空盘旋飞掠,时而编成折扇队形,时而编成银河星系状的队形,时而又呈现出如奇异吸引子那样的从混沌趋向有序的队形变化。倏忽之间又组成一张大网向空中撒去。其队形变化之迅即,

飞行方向之莫测令人叹为观止。也不知道每个编队的“雀头”是怎样示意它的同伴们跟着它改变飞行方向与速度的。只见它们一会儿在树叶之间歇息,一会儿又叽叽喳喳叫着一起冲向天空。它们是在争夺树林的栖息地而相互示威呢,还是在向人类炫示鸟类,即使是小的种群也有遮天蔽日之势,也有组织纪律的团队精神呢……?

记得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画过一幅单个麻雀图,这只雀挺着胸,尾巴高高翘起,大师的题款是“汝身虽小能分鸡食鹅粮”。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麻雀由于争粮吃而被定性为四害之一,与苍蝇、蚊子、老鼠并列。我曾经亲眼见到过灭四害的一幕。那时候,居民有的手执铜锣,没有锣

的敲打破脸盆,走到晒台上或爬到大树上,齐声呼唤敲击,吓唬麻雀,目的就是让它们无片刻安宁而吓破了胆。那时我在上海读小学,也要按学校要求参加这一围剿麻雀的行动,三天的群众行动中,亲眼看见数只麻雀飞着、飞着,就像被击落的飞机那样,一头栽下来。

此时,望着梧桐树林上空时隐时现的麻雀群,我不禁有些辛酸。那些雀儿春夏天栖息在梧桐上倒还惬意,但在晚秋严冬时,梧桐叶掉光的时候,它们在高处不胜寒的光秃秃的梧桐枝上该是多么凄凉。以前科大的雀群是栖息在老北门附近的一片繁茂竹林中的,当时我家就住在竹林附近,每天清晨见雀群冲天飞起,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诗:“竹

林青青傍柳堤,茁枝密密自成篱。爱尝嫩笋汤汁鲜,何忍摘下剥竹衣。清晨篱外人语稀,露重应隔鸟互啼。想是同悟日初生,数百雀儿齐飞起。”这片竹林在前几年被夷平盖了楼,现在雀儿们只好栖息在梧桐树上,洒下的鸟粪天屎对人们造成不便,那又怪谁呢?

如今,在科大校园内,麻雀已是师生们的好朋友,它们给宁静的校园带来了生气,它们的生生不息象征着教育事业的繁衍与兴旺,人们已不在乎麻雀成群宿夜在树上,或在路上留下点点鸟粪……

骑车回家路过梧桐林的时候,一滴麻雀屎掉在了我的衣领上……,而我当时在想理论物理学家能预算出麻雀群的运动规律吗?它是有序还是无序的?

冬雪的馈赠

□ 严韧

雪来雪去,留下一地馈赠。

图书馆前,有三棵银杏,每棵树干一人围抱——这在银杏,已算有了年岁。银杏生长缓慢,别名“公孙树”,蕴“公种而孙得食”之意。朔风横扫积雪,银杏果扑簌而下,“啪嗒啪嗒”,拾也拾不完,捡也捡不尽。

不劳而获,坐享其成就是美啊!我且在树下,捡拾宝贝。但这世上,有不劳而获的轻巧事吗?我也有付出啊,我在寒风中低头弯腰,身上不时被坠落的积雪团砸中。

捡拾天上掉落的馅饼,自然会引起他人的共鸣。不用号召,不时有学生模仿我,捡起一枚枚银杏果,当然,会有好学者向我求教银杏果的功效。我答曰:润肺、止咳、化痰、定喘;通血、化瘀、养颜、美容。特别提示,生食有毒,需加热小量食用。

多有意思的事啊:微量元素丰富的银杏果,既是高级滋补品,又带有毒性。——这再一次印证了世上没有完美的事。再说,所谓完美与否,全从人类的视角出发。这也太霸道了吧!谁规定银杏果生来就是该为人类服务的?它出生于石炭纪,距今已有3亿年的历史,它自在地于大自然中舞蹈,按照自己的生命轨迹行走,何须肩负着滋养人类的重任?倒是人类,自诩为万物之王,以君临天下之势,贪得无厌地向大自然索取。——国与国之间有界碑,人与人之间有边界,那么,人与动植物之间呢,是不是也该有一定的边界?

冬雪的馈赠,有形而上的踏雪寻梅,亦有形而下的捡拾树果。我且好生珍惜自然的馈赠,珍惜当下的点滴幸福。



一鉴亭

副刊·第479期 冬天的芭蕾 晓畅 摄影